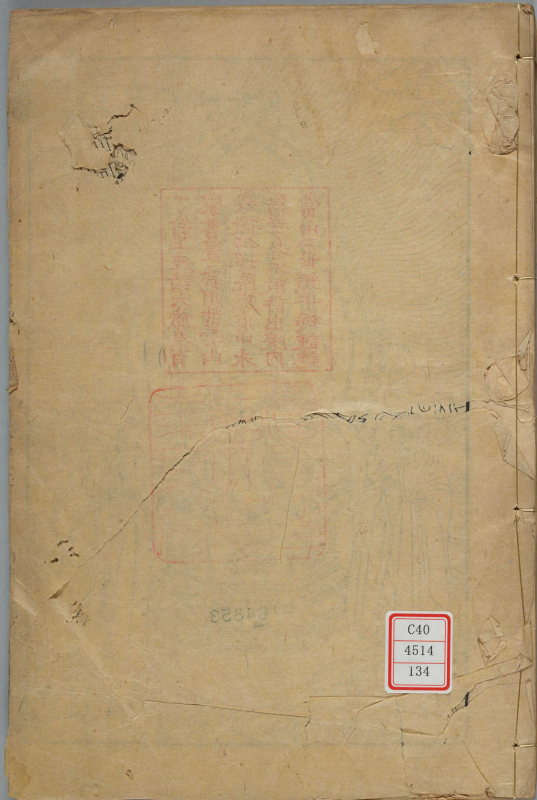




C40
4514
134



徑山化城庵高僧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瑤院丘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前禮最勝尊

離欲邁三有

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

并及八輩眾

無垢清淨僧

富那脇比丘

彌織諸論師

薩婆室婆眾

牛王正道者

是等諸論師

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

顯示莊嚴論

聞者得滿足

眾善從是生

可歸不可歸

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

宜應分別說

說曰我昔曾聞乾陀羅國有商賈客到摩突羅國至

彼國已時彼國中有一佛塔衆賈客中有一優婆塞
日至彼塔恭敬禮拜向塔中路有諸婆羅門見優婆
塞禮拜佛塔皆共嗤笑更於餘日天甚蒸熱此諸婆
羅門等食訖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側有
洗浴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優婆塞禮塔廻還諸
婆羅門見已喚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婆塞言爾
今云何不識彼摩醯首羅毗紐天等而爲致敬乃禮
佛塔得無煩耶時優婆塞卽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
少分是故欽仰恭敬爲禮未知汝天有何道德而欲
令我向彼禮乎諸婆羅門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愚癡

之人汝云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婆羅
門卽說偈言

阿脩羅城郭 高顯周三重 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 我天彎弓矢 遠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 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之事吾之鄙薄
所不敬尙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 有生會當滅 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呵優婆塞言是

癡人彼阿脩羅有大勢力好爲惡事我天神德力能
殺害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優婆塞被呵責已喟然
長歎而說偈言

美惡諦觀察	智者修善業	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	云何於過惡	反生功德想
邪見既增長	歎惡以爲善	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豎目舉手慄厲攘袂瞋忿顫動
而作是言汝甚愚癡不吉之人此等諸天不加恭敬
而恭敬誰時優婆塞塞意志閑裕而語之言吾雖卑獨

貴申道理不應以力朋黨競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	兇惡好殘害	汝若奉事彼
以爲功德者	亦應生恭敬	師子及虎狼
觸惱生殘害	惡鬼羅刹等	愚人以畏故
於彼生恭敬	諸有智慧者	宜應深觀察
若不爲殘害	乃可生恭敬	諸有功德者
終無殘害心	修行諸惡者	無不懷殘害
不能善分別	功德及過惡	功德起惡心
過生功德想	殘害逼迫者	凡愚增敬順
於善功德者	反生輕賤心	世間皆顛倒

不別可敬者 乾陀羅生者 解知別善惡
是故信如來 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卽作是言咄乾陀羅出何種
姓有何道德而名佛乎時優婆塞說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 具足一切智 衆過悉雲除

諸善皆普備 諸於衆生中 未始不饒益
覺了諸法相 一切悉明解 如是之大仙

故稱號爲佛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 應是逼惱事 此閻浮提中

瞻嘿監持地 婆塞婆私吒 提釋阿極耶

如是諸大仙 名稱世所聞 能結大神呪

殘滅諸國土 汝名佛大仙 亦應作斯呪

汝佛有大德 應作逼惱事 若不作呪害

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以手掩耳而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 謗言佛有呪 毀謗最勝尊

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呪術 不名有大力 若無惱害者

云何名大仙 我但說實語 何故稱誹謗
時諸婆羅門 撫掌大笑言 是故汝癡人
定墮於負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莫怪笑汝言如來無大功
德亦無大力斯是妄語如來實有大功德力永斷呪
根終不復作惱害之事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卽說偈
言

以貪瞋癡故 則作大惡呪 當結惡呪時
惡鬼取其語 於諸罪衆生 而行惱害事
佛斷貪瞋癡 慈悲廣饒益 永除惡呪根

但有衆善事 是故佛世尊 都無有惱害
以大功德力 拔濟無量苦 汝今何故言
佛無大勢力

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瞋恚心息語優婆塞言我於
今者欲問小事勿見瞋也咄優婆塞佛若無惡呪云
何而得受他供養旣不爲損又不能益云何而得稱
爲大仙優婆塞言如來大慈悲終無惡呪損滅衆生
亦復不爲利養之事但爲饒益故受供養而說偈言
大悲愍群生 常欲爲拔苦 見諸受惱者
過於已自處 云何結惡呪 而作惱害事

衆生體性苦 生老病死道 如癰著燥灰

云何更加惡 常以清涼法 休息諸熱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卽便低頭思惟斯語此是好事
心欲生信汝健陀羅善別勝處汝能信此甚爲希有
是故歎汝健陀羅者名不虛設言健陀者名持也持
善去惡故得斯號而說偈言

能持此地者 是名善丈夫 善丈夫中勝
實是健陀羅

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可成器
我今當更爲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婆塞顏貌喜怡

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
功德過惡汝宜觀察 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 一見皆滿足 戒聞及定慧

無與佛等者 諸山須彌最 衆流海第一

世間天人中 無有及佛者 能爲諸衆生

具受一切苦 必令得解脫 終不放捨離

誰有歸依佛 不得利益者 誰有歸依佛

而不解脫者 誰隨佛教旨 而不斷煩惱

佛以神足力 降伏諸外道 名稱普遠聞

遍滿十方刹 唯佛師子吼 說諸行無我

所說恒處中 不著於二邊 天上及人中
皆作如是說 不能善分別 結使諸業報
如來涅槃後 諸國造塔廟 莊嚴於世間
猶虛空星宿 以是故當知 佛爲最勝尊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卽是法也夫於法所宜善
思惟若能思惟則解其義我昔曾聞有婆羅門名憍
尸迦善知僧伽論衛世師論若提碎摩論如是等論
解了分別彼婆羅門住業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
落彼婆羅門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其親

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憍尸迦婆羅門語其家人
汝家頗有經書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時所親婦
卽爲取書偶得十二緣經而以與之旣得經已至於
林樹間閑靜之處而讀此經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
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
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
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
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
死憂悲苦惱衆苦集聚滅初讀一遍猶未解了至第

二遍卽解無我外道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深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論皆悉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有出生死解脫之法心生歡喜尋舉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始得實論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貌喜怡如華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爲欺誑不離生死歎言佛法至真至實說有因果因滅則果滅外道法中甚爲虛妄說言有果而無其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昔深生怪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外道求度生死譬

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中懼失身命值則攀緣旣不免難沒水而死我亦如是過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無解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惡道今見此論當隨順行得出生死外道經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外道悉皆虛僞唯有佛道至真至正六師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爲一切智人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誠實不虛時憍尸迦卽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蹈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時憍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心捨外道法除
去邪見晝夜常讀十二緣經時其所親眷與諸婆羅
門歸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憍尸迦來至於此今何
所在婦語夫言彼婆羅門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
何經然其得已披攬翻覆彈指讚歎喜怡異常夫問
其言卽往其所見憍尸迦端坐思惟卽問之言汝於
今者何所思惟時憍尸迦說偈答言

愚癡無智慧 周迴三有中 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 我思十二緣 解脫之方所

爾時親友卽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深生希有之想
我釋種邊而得此經將欲洗卻其字以用書彼毗世
師經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汝愚癡人
云何乃欲水洗斯經如是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
盛以寶函種種供養卽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 以真金造塔 七珍用廁填
寶案妙巾帙 莊嚴極殊妙 而用以供養
雖作如是事 尙不稱我意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忿恚而作是言今此經中
有何深妙未曾有事何必勝彼毗世師經欲以真金

種種珍寶而爲供養時僑尸迦聞是語已愀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輕懷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患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不知法相錯亂因果於瓶因果淺近之法尙無慧解分別能知況解人身身根覺慧因果之義爾時其親友語僑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不解因果彼論中說破瓦以爲瓶因云何而说不解因果僑尸迦言汝毗世師論實有是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因於縷以爲經緯然後有氎瓶瓮亦爾先有瓶故然後有瓦若先無瓶云何有瓦復次破瓦無有瓶瓮有用是以

破瓦不得爲因現見陶師取泥成瓶不用破瓦又見瓶壞後有破瓦瓶瓦若未壞云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謂若毗世師論都無道理我等寧可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徒黨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如其言毗世師論卽於今日不可信耶僑尸迦言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信於昔已來善觀察者久不可信所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世時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弊盲無目故於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照了毗世師論無所知曉都應棄捨譬如鴉鵂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藏竄無有力

用毗世師論亦復如是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復
言若如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經寧可得
比僧佉論耶憍尸迦言如僧佉經說有五分論義得
盡第一言誓第二因第三喻第四等同第五決定汝
僧佉經中無有譬喻可得明了如牛鋒者況辯法相
而能明了何以故汝僧佉經中說鉢羅陀那不生如
常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佉經中說鉢羅陀那不
從他生而體是常能生一切遍一切處去至處處說
如是事多有愆過何以故於三有中無有一法但能
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過復次遍一切處能至處處

此亦有過何以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
則不遍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者是則無常如
其所言不從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處處是
語非也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語憍尸迦言汝與釋
種便爲朋黨故作是說然佛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
死無有本際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憍尸
迦語親友言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吾今
者敬信情篤若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
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計有我則有貪
愛既有貪愛遍於生死云何能得解脫之道復次若

言生死有初始者此身初者爲從善惡而得此身爲
不從善惡自然有耶若從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
初始有身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何而
有若如是者汝法則爲半從因生半不從因如是說
者有大過失我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時親友語憍
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
得解脫憍尸迦言雖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
覆故則爲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
猶有縛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
時憍尸迦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惱諸業

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復造諸業以是因緣
得未來身及以諸根我於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
譬如穀子衆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生芽
種子滅故芽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
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我
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今欲諮問若
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
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
無我者過去已滅現在心生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
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爲種子入母胎田愛水潤

清身樹得生如胡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
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受後陰生滅
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
非兒藥之力勢能及其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
後陰憶念不忘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汝所讀經中但
說無我法令汝解悟生歡喜耶時憍尸迦卽爲讀十
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
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
滅以從衆緣無有主宰便於其中解悟無我非經文
中但說無我復次以有身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

相有用識解分別我悟斯事便解無我又問若如汝
言生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咎答曰以
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得惡形時
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業不起諸業故則不受身
不受身故衆患永息則得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
復次若身見非過咎者應無生死不於三有受生死
苦是故有過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
解心懷慶幸略讚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 說法摧諸論 佛日照世間
群邪皆隱弊 我今遇遺法 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殊妙 深達諸法相 所言如來者

真實而不虛 逆順觀諸法 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 恭敬合掌禮 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慈心 諸仙中最勝 世間無倫足

我今歸依彼 無等戒定慧

憍尸迦言汝今云何乃爾深解佛之功德親友答言

我聞此法是故知佛無量功德如沉水香黑種津膩

以是因緣燒之甚香達近皆聞如是我見如來定慧

身故便知世尊有大功德我於今者雖不覩佛見佛

聖跡則知最勝亦如有人於華池邊見象足跡則知

其大覩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聖跡功德最大見其

親友深生信解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昔來讀誦

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須臾之頃解其義趣悉捨

衆典極爲希有卽說偈言

除去邪見論 信解正真法 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希有 不但歎於汝 亦歎外諸論

因其理鄙淺 我等悉捨離

以彼諸論有過咎故令我等輩得生厭離生信解心

佛實大人無與等者名稱普聞遍十方刹外諸邪論

前後有過猶如調語不可辯了由彼有過令我棄捨

得入佛法猶如春夏之時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思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如夏時日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思念猶如寒時思念彼日于時親友問僑尸迦我等今者當作何事僑尸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炬火一切鴿鳥皆悉墮落佛智慧燈既出於世一切外道悉應顛墜是故今欲出家學道於是僑尸迦從親友家卽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後得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道常爲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緣經論而破析之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揀擇少壯老癯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眾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眾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沙彌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勸化道人卽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偻肢節緩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譬如有人觸惱師子斂其要脉令其瞋恚諸沙彌等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時諸沙彌卽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不必在白髮 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衆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爲長老 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僂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旣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旣至須臾頃 還復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爲飲天甘露
容色忽鮮變

爾時沙彌卽作是言 我非夜叉亦非羅刹見檀越選
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相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
汝改悔卽說偈言

譬如蚊子嘴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汝今不應校量衆僧耆少形相夫求法者
不觀形相唯在智慧身 雖幼稚斷諸結漏得於聖道

雖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爲作甚爲不是若以爾指
欲盡海底無有是處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
而知高下亦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經中不輕
王子蛇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尊所說菴羅果喻內
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忘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中亦
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有疑悉皆可問從
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田生分別想卽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尙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釋迦和合衆

是名第三寶 於諸大衆中 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 威儀巧言說 未測其內德
觀形生宗仰 觀形雖幼弱 聰慧有高德
不知內心行 乃更生輕憊 譬如大叢林
薈蔔雜伊蘭 衆林雖叅差 語林則不異
僧雖有長幼 不應生分別 迦葉欲出家
捨身上妙服 取庫最下衣 猶直十萬金
衆僧之福田 其事亦如是 供養最下者
獲報十力身 譬如大海水 不宿於死屍
僧海亦如是 不容毀禁者 於諸凡夫僧

最下持少戒 恭敬加供養 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爲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
凡夫愚人多有愆咎願聽懺悔所有疑惑幸爲解釋
卽說偈言

汝有大智慧 以斷諸疑網 我若不諮問
則非有智者

爾時沙彌卽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爲汝說檀越問言
大德敬信佛僧何者爲勝沙彌答曰汝寧不知有三
寶乎檀越言我今雖復知有三寶然三寶中豈可無
有一最勝也沙彌答曰我於僧佛不見增減卽說偈
言

大姓婆羅門 厥名突羅闍 毀譽佛不異
以食施如來 如來既不受 三界無能消
擲置於水中 煙炎同時起 瞿曇彌奉衣
佛勅施衆僧 以是因緣故 三寶等無異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卽作是言如其佛僧等無異者
何故以食置于水中不與衆僧沙彌答言如來於食
都無憒惜爲欲顯示衆僧德力故爲是耳所以者何

佛觀此食三界之中無能消者置於水中水卽炎起
然瞿曇彌故以衣奉佛佛迴向僧僧受已無有變異
是故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稱佛僧無異時彼檀越
卽作是言自今已後於衆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敬
不生分別沙彌答言汝若如是不久當得見諦之道
卽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	禪定及智慧	趣向三乘人
得果并與向	譬如辛頭河	流注入大海
是等諸賢聖	悉入僧大海	譬如雪山中
具足諸妙藥	亦如好良地	增長於種子

賢善諸智人 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經中阿尼盧頭
難提黔毗羅此三族姓子鬼神大將名曰伽扶白佛
言世尊一切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心念此三
族姓子者皆能令其得利安樂僧中三人尙能利益
況復大衆卽說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則得利益	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	尙獲是大利	況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	功德諸善事	皆從僧中出
譬如大龍雨	唯海能堪受	衆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 專心念衆僧
如是衆僧者 是諸善之群 解脫之大衆
僧猛勇健軍 能摧魔怨敵 如是衆僧者
勝智之叢林 一切諸善行 運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脫 大勝之伴黨
爾時沙彌說偈讚已 檀越眷屬心大歡喜皆得須陀
洹果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張伯齡書
鄭學泰梓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弟子俞士煥募刻 大莊嚴經論第一卷計字六千七百六十架板十塊該工
板銀六兩三錢四分三厘予以捨資善信姓氏列于左 施昇庭二兩 沈叔輪二兩 鄧道原一
兩 劉存蘭五錢 馬用先徐仲佩陸明伊共一兩 馬寧海馬學山徐廣洪共二兩 顧祈冬各五
福成瑞百祥駢集者 順治丙申仲冬曙升子鄒煒較于德藏寺琅園閣

大莊嚴經論卷第二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能令心意悉皆
調順我昔曾聞師子諸國爾時有人得摩尼寶大如
人膝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獻王王得珠已諦視
此珠而說偈言

往古諸王等 積寶求名稱 聚會諸賓客
出寶自矜高 捨位命終時 捐寶而獨往
唯有善惡業 隨身不捨離 譬如蜂作蜜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已

往昔諸國王 爲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已者 吾今當自爲 必使寶隨已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已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舉宮室親愛 大臣諸猛將 悲戀送之者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輦舉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卽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棖上其明顯照
猶如大星若日出照時王宮殿暉曜相映倍於常明

珠之光明日日常爾於一日中卒無光色王怪其爾
卽遣人看旣至彼已不見寶珠但見棖下血流汙地
尋逐血跡至迦陀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竄伏
樹間偷珠之人當取珠時墮棖折脰故有是血卽執
此人將詣王邊王初見時甚懷忿恚見其傷毀復生
悲愍慧心視之而語之言咄哉男子汝甚愚癡偷佛
寶珠將來之世必墜惡趣卽說偈言

怪哉甚愚癡 無智造大惡 如人畏杖捶
反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 興此狂愚意
不安少貧乏 長受無窮厄

爾時一臣聞是偈已卽白王言如王所說真實不虛
卽說偈言

塔爲人中寶 愚癡輒盜竊 斯人無量劫

不得值三寶 如昔有一人 信心歡喜故

耳上須曼華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億劫

極受大快樂 十力世尊塔 盜寶而自營

以是業緣故 沉沒於地獄

復次一臣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咎已彰何須呵責
宜加刑戮王告臣言莫出此語彼人已死何須更然
如人倒地宜應扶起時王卽說偈言

此人已毀行 宜速拔濟之 我當賜財寶

令懺悔修福 使其得免離 將來大苦難

我當與錢財 使彼供養佛 若彼不向佛

罪過終不滅 如人因地跌 還扶而得起

因佛獲過愆 亦因佛而滅

時王卽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功德爾時偷者
卽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調順之人計我愆
罪應被斬害此王能容實是大人赦我重罪釋迦如
來甚爲奇特乃能調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說是語
已還到塔所匍匐向寺合掌歸命而作是言大悲世

尊世間真濟雖入涅槃猶能以命賑賜於我世間咸
皆號爲真濟名稱普聞遍諸世界乃於今者濟我生
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卽說偈言

世界稱真濟 此名實不虛 我今蒙救拔

知實真濟義 世間皆熾然 多諸鬱蒸惱

慈悲清涼月 照除熱惱苦 如來在世時

於曠野鬼所 拔濟首長者 是事未爲難

於今涅槃後 遺法濟危厄 令我脫苦惱

是乃爲甚難 云何世工匠 奇巧合聖心

圖像舉右手 示作安慰相 怖者觀之已

尚能除恐懼 况佛在世時 所濟甚弘多

今遭大苦厄 形像免濟我

復次夫少欲者雖有財物心不愛著猶得稱之名爲
少欲我昔曾聞有優婆塞彼優婆塞時有親友信婆
羅門法時彼親友善信婆羅門弊衣苦行五熱炙身
恒食惡食卧糞穢中卽喚優婆塞言汝可就此觀婆
羅門汝頗曾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知此
人不優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誑於汝卽共親友問婆
羅門汝今苦行爲何所求婆羅門曰我今苦行欲求
爲王時優婆塞語親友言此人今者方求大地庫藏

珍寶宰割自恣貪嗜美味宮人侍御好樂女色種種
音樂而以自娛雖作大臣長者有諸財寶不適其意
乃欲希求一切大地人民珍寶何以稱之爲少欲耶
汝但見其身行苦行便謂少欲不知此人所求無狀
謂爲少欲卽說偈言

所謂少欲者	非必惡衣食	無諸資生具
以之爲少欲	此人於今者	心如大海
貪求無狀足	云何名少欲	今修此苦行
貪渴五欲故	此人實虛僞	詐現少欲相
爲貪故自苦	實非少欲者	

說是偈已優婆塞復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諸貪欲瞋
恚愚癡仙聖所行無有少分是故當知夫少欲者不
在錢財多諸寶物何以知之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
土象馬七珍猶名少欲所以者何雖有財寶心不貪
著樂於聖道以是之故雖復富有七珍盈溢心無希
求名爲少欲雖無財寶希求無狀不得名爲少欲知
足卽說偈言

若以無衣食	裸形尼乾等	造作諸勤苦
以爲苦行者	餓鬼及畜生	貧窮諸衰惱
斯等處艱難	亦應名苦行	彼人亦如是

徒爲自疲勞 形雖作苦行 而心懷貪著
希求無厭足 不名爲少欲 雖復具衆物
心無所染著 修行樂聖道 是乃名少欲
譬如諸農夫 以穀種田中 貪收多果實
不名爲少欲 身如惡癰瘡 將適須衆具
意求於道故 是名少欲者 爲治惡癰瘡
少欲資生具 心不貪後有 是真名少欲
心意不諂曲 亦不求名利 雖有資生具
名聞具實德 能有如斯事 是乃真少欲
復次雖復持戒爲人天樂是名破戒我昔曾聞有一

沙門與婆羅門於空林中夏坐安居于時沙門數數
往返婆羅門所與其共事不存親疎正處其衷所以
者何若與親昵恐其生憍慢若與其疎謂爲憎惡卽
說偈言

以杖置日中 豎卧俱無影 執杖倚亞者
其影則修長 彼人亦如是 親疎宜得衷
今漸通泰已 然後爲說法

此婆羅門無有智慧不別賢愚供事極苦是以我今
不宜親昵亦不應疎何以故事愚人苦不解供事亦
名爲苦種種方便共相習近漸相體信得與言語爾

時比丘問婆羅門汝今何故舉手向日卧灰土上裸形瞰草晝夜不卧翹足而立行此苦行爲何所求婆羅門答曰我求國王此婆羅門於後少時身遇病患往問醫師療疾之方醫師報言宜須食肉於是婆羅門語比丘言汝可爲我至檀越家乞索少肉以療我疾于時比丘作是思惟我今化彼正是其時作是念已化爲一羊繫著其邊婆羅門問比丘言汝爲索肉今在何處比丘答言羊卽是肉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是言我寧殺羊而食肉耶於是比丘說偈答言

汝今憐一羊 猶尙不欲殺 後若爲國王

牛羊與猪豕	鷄犬及野獸	殺害無有量
汝在御座上	厨宰供汝食	汝若瞋恚時
當言斬彼頭	或言截手足	又時教挑目
汝今憐一羊	方欲多殺害	若實有悲心
宜捨求王意	如人臨刑戮	畏苦多飲酒
華林極敷榮	猛火將欲焚	又如著金鎖
雖好能繫縛	王位亦如是	恒有恐懼心
威力諸侍從	莊嚴以珍寶	不見後過患
凡夫貪願求	旣得造諸惡	墜墮三惡道
如蛾貪火色	投中自焦滅	雖有五欲樂

名稱普聞知 恒多懷恐懼 憂苦患極深
猶如捉毒蛇 逆風持炬火 不捨危害至
亦如臨死苦 王者遊出時 頂上戴天冠
眾寶自瓔珞 上妙莊嚴服 名馬眾寶車
乘之出遊巡 道從數百千 威勢極熾盛
若有寇敵時 寶鎧自嚴身 勝則多殺害
負則失身命 妙香以塗身 上服以香熏
所食諸餽饈 百味恣其口 所須皆隨意
無有違逆者 行來若坐卧 舉動悉疑畏
親友亦不信 雖復爲親友 恒有厄懼心

云何名爲樂 如魚吞鉤餌 如蜜塗利刀
亦如網羅機 魚獸貪其味 不見後苦患
貴富亦如是 終受地獄苦 地獄垣牆壁
屋地皆熾然 罪人在其中 火出自燒身
受苦無有量 汝當自思惟 所爲樂既少
眾苦患甚多 是故應念苦 莫求貴自在
捨汝願求心 唯有求解脫 眾苦悉消除
婆羅門聞是偈已默然不答合掌向比丘白言尊者
善有辯才開悟我心設使得彼三十三天王者亦不
甘樂卽說偈言

善意巧方便 明智能觀察 爲我除邪願
示導正真路 善友當如是 世間所稱讚
常應近是友 無有諍惱患 善導我心意
廻邪入正道 示我善惡相 令得於解脫
復次依邪道者得衆苦患修正道者增長信心及以
名稱有智之人應觀邪正我昔曾聞有一人於行路
側作小苦行若有人時卧棘刺上若無人時別居餘
處有人見已而語之言汝今亦可徐卧刺上何必縱
體傷毀甚多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放身縱體投棘刺
上轉劇於前時有一優婆塞在其傍立是苦行者見

已自擺轉復增劇優婆塞卽語之言汝於前者但以
小刺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刺先所刺者傷毀
甚淺貪瞋之刺乃爲深刺卧棘刺者苦止一世貪瞋
刺苦及無量身以刺刺身此瘡易滅貪瞋刺瘡歷劫
不差是故宜速除深毒刺卽說偈言

汝今應勤拔	心中深毒刺	宜以利智刀
割斷貪瞋棘	貪瞋深著人	世世不可祛
愚小諸邪見	不識正真道	苦身卧棘刺
以苦欲離苦	人見卧棘刺	無不遠逃避
汝唯於斯苦	抱持不放捨	我見如此事

乃知有邪正 是故重自歸 十力之世尊
大悲拔衆苦 開示正道者 涉彼邪徑衆
導以八正道 外道邪見等 爲苦所欺誑
極爲信著苦 流轉無窮已 諸有智慧者
見此倍增信 外道甚愚惑 若盡得解脫
出世大仙說 衆具悉備足 得修八正道
修道故解脫 以是故當知 安樂獲解脫
非如汝外道 受苦得涅槃 依止故造作
善惡等諸業 汝當伏心意 何故橫苦身
身爲衆結使 妄修種種苦 是若修道者

地獄應是道 然此地獄中 斬截及糞屎
熾然燒炙等 具受衆苦毒 彼雖受諸苦
不得名苦行 智慧祛三業 垢穢皆消除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應求天甘露
又宣說止觀 亦莊飾智慧 是名真苦行
何用徒勞身 造作無益苦 此苦甚長遠
深廣無崖限 譬如有惡子 不得其孝養
但作諸罪累 由彼受衆苦 是時彼外道
而作如是言 諸仙修苦行 亦復得生天
優婆塞說偈 而答於彼言 諸仙生天上

不因臥棘刺 由施戒實語 而得生天上
汝雖作苦行 都無有利益 猶如春農夫
不下於種子 至秋無果實 而可得收穫
汝等亦如是 不種善根行 畢竟無所獲
夫欲修道者 當資於此身 以美味飲食
充足於軀命 氣力既充溢 能修戒定慧
斷食甚飢渴 身心俱擾惱 不令心專定
云何獲聖果 雖復食餽餽 不貪著美味
但爲戒實語 施忍及禪定 斯等爲種子
能獲善果報 身雖受飢渴 而心望美味

因時尚不甘 況復獲美果 若有殘害心
使他生畏怖 若除殘害心 能施無畏者
是則名行法 若復生殘害 稱之爲非法
美味充足者 終無害他意 以無害心故
無有損於彼 設起大慈心 然得大美果
汝雖行自餓 飢渴而睡眠 亦復無益事
外道作是言 如汝起慈心 不必能利益
而得大果報 自餓而睡眠 其事亦如是
雖無益於彼 亦得善果報 優婆塞答言
慈心除瞋害 以除瞋害故 能獲善果報

汝法作苦行 增長於瞋故 便起身口惡
云何得善果 慈心則不爾 若起慈心時
能除滅瞋害 以無瞋害故 則起身口善
無益而苦行 云何同慈善 譬如師子吼
諸獸無在前 如來無礙辯 其事亦如是
一切諸外道 無敢抗對者 說法摧外道

默然無訓答

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要由於意我昔曾聞有比丘尼至賒伽羅國於彼國中有婆羅門五熱炙身額上流水胷腋懷中悉皆流汗咽喉乾燥唇舌焦然無

有麤唾四面置火猶如鎔金亦如黃髮紅赤熾然夏日盛熱以炙其上展轉反側無可避處身體焦爛如餅在鏃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熱炙身時人因名號縷褐炙時比丘尼見是事已而語之言汝可炙者而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爾時縷褐聞是語已極生瞋恚而作是言惡剃髮者何者可炙比丘尼言汝若欲知可炙處者汝但炙汝瞋忿之心若能炙心是名真心如牛駕車車若不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身猶如車心如彼牛以是義故汝應炙心云何暴身又復身者如材如牆雖復燒炙將何所補卽說偈言

心如城主 城主瞋恚 乃欲求城 無所增益
譬如師子 有人或以 弓箭瓦石 而打射之
而彼師子 逐逮彼人 譬如癡犬 有人打擲
便逐瓦石 不知尋本 言師子者 喻智慧人
能求其本 而滅煩惱 言癡犬者 卽是外道
五熱炙身 不識心本 婆羅門言 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 四諦之智 如四火聚 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 以四諦火 修道淨日 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 而此身者 不得自在 何故苦身
若欲苦者 當苦於彼 能苦身本 行來坐卧

非身所爲 但爲心使 若非身作 過在於心
何故苦身 心若離身 身如木石 是以智者
宜責其心 不應苦身 又汝以此 五熱炙身
以爲苦行 而得道者 地獄衆生 受苦無量
種種楚毒 亦應得道 婆羅門曰 爲此苦行
發心造作 得名修道 地獄衆生 逼迫受苦
是故不應 說言修道 比丘尼曰 若自發心
而得福者 小兒把火 亦應得福 然實不得
以是推之 汝之所作 五熱炙身 亦無有福
婆羅門曰 嬰孩小兒 無有智慧 是以無福

我有智慧 造作如此 五熱炙身 是故有福
比丘尼言 若以有智 修於苦行 便有福者
採真珠人 刺身出血 珠乃可得 亦應有福
婆羅門曰 以貪心故 雖復出血 不名爲福
比丘尼言 汝爲苦行 貪天上樂 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 無果報者 遊獵之人 不應得報
若使漁獵 不得報者 汝今爲此 苦行之事
亦不應得 天上樂報 汝今何故 身心迴轉
欲以苦行 得於天樂 我佛法中 無有如斯
五熱炙身 受苦行法 得彼天樂 欲得天樂

修實語等 諸善功德 雖復貪怖 得生天樂
譬如服藥 或貪或怖 既服之已 藥力必行
若任實語 諸功德者 或貪或怖 必得天樂
時婆羅門 辭窮理屈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時左右人 於佛法中 生清淨信 深樂正法
各相謂言 善哉佛法 有大智力 甚深難測
外道之者 極爲淺薄 譬如爆火 若觸人身
人無不畏 佛法爆火 亦復如是 觸婆羅門
能令其怖 我等今者 得聞佛法 善勝之論
咸應歸向 佛涅槃處 恭敬禮拜 南無世尊

音聲善柔 敷演說法 女人智淺 飲佛甘露
能大衆中 說法無畏 誰於佛語 而不恭敬
斯比丘尼 智慧微淺 能用滅結 牟尼尊語
猶故能令 此婆羅門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復次欲如肉搏衆鳥競逐有智之人深知財患而不
貪著我昔曾聞修婆多國時有比丘於壞垣壁見有
伏藏有大銅釜滿中金錢將一貧優婆塞而示之處
卽語之言可取是寶以爲資生時優婆塞問比丘言
何時見此比丘答言今日始見優婆塞言我見是寶
非適今日久來見之然我不取爾今善聽我當說寶

所有過患若取是寶爲王所聞或至於死或被謫罰
或復繫閉如斯等苦不可稱數卽說偈言

我見是寶來	歷年甚久遠	此寶毒螫害
劇彼黑毒蛇	是故於此寶	都無有貪心
觀之如毒蛇	不生財寶想	繫閉被謫罰
或時至死亡	一切諸灾害	皆由是寶生
能招種種苦	爲害甚可怖	故我於寶所
不生貪近想	羣生迷著寶	謂之爲珍玩
寶是危害物	妄生安善想	有如斯過患
何物是寶爲	如是膿汙身	趣自支軀命

會當捨敗滅 何爲珍寶爲 譬如火投薪
無有厭足時 人心亦如是 希求無厭足
汝若憐愍我 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財寶
而以見示語 夫少欲知足 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 諸根恒散亂 貪求無厭足
希望增苦惱 然此多欲人 常生於欲想
貪利無有極 如摩竭魚口 而彼欲少人
無貪求苦故 心恒懷悅豫 歡慶同節會
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彼比丘生希有想而
讚之言善哉善哉真是丈夫雖無法服心已出家能

順佛語知少欲法而此少欲諸佛所讚比丘言汝之
所說總而言之深見譏呵令我愧蹈汝今處家妻子
眷屬僮僕使人正應貪求以用自營能隨佛語讚歎
少欲假使有人以鐵爲舌無有能呵少欲知足我今
雖復剃除鬚髮身服法衣相同沙門然實不知沙門
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稱述法王所讚少欲
之法是諸善原如佛修多羅中亦說少欲爲沙門本
如來昔日乞食訖若有餘食或時施與諸比丘等或
復置於水中用與諸蟲爾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
有飢色從外來入佛既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食汝

能食不一比丘言如來世尊說於少欲有大功德我
今云何貪於此食而噉之耶一比丘言如來世尊所
有餘食難可值遇梵釋天王等皆悉頂戴而恭敬之
我今若食當益色力安樂辯才如是之食甚難值遇
云何不食於時世尊讚不食者善哉比丘能修佛教
行少欲法此一比丘雖順佛語食佛餘食佛不讚歎
是故當知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之本卽說偈言
欲得法利者 應當解少欲 如此少欲法
聖莊嚴嬰珞 今世除重擔 無憂而快樂
乃是大涅槃 宅室之初門 關制魔軍衆

要防之隘路 度於魔境界 無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 少欲如海潮 能爲衆功德
密緻之覆蓋 貪求疲勞者 憊駕止息處
親近少欲者 如似穀牛乳 酪酥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 少欲亦如是 出生諸功德
能展手施者 此手名嚴勝 受者能縮手
嚴勝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 是語實難量
受者言我足 難量復過彼 若欲得法者
應親近少欲 十力說少欲 卽是聖種法
少欲無財物 增長戒聞慧 如此少欲法

出家之法食 雖有渴愛等 終不能擾惱

且置後世樂 現在獲安隱

復次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足者雖富是貧若聖智滿乃名大富我昔曾聞有優婆塞有人譏呵云最貧窮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足之法卽順法相而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如佛所說知足則富汝今何故稱我貧窮復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豐饒資生具 不信三寶者

說彼最貧窮 雖無諸珍寶 及以資生具

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寶

以信爲珍玩 汝以何因緣 說我爲貧窮

帝釋毗沙門 雖富衆珍寶 如其布施時

不能一切捨 我心受知足 於諸財寶物

無有貪著意 一切悉能捨 富貴者庫藏

多有衆珍寶 水火及盜賊 悉皆能侵奪

彼若喪失時 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爲寶 無能侵奪者

心意坦然樂 無諸憂患苦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是故當知雖有庫藏象馬七寶資生之具不知足者猶名爲貧是以佛說知足最富衆人聞是語已皆歎善哉真是正說有大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語言自今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我等見之稱爲富者苦集錢財皆爲樂故爲欲供給室家眷屬令無乏故如斯之樂正爲現身信心之寶爲於累世於人天中財寶自恣是故知信爲第一財寶如此信財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諸苦惱金銀珍寶能生災患晝夜憂懼畏他劫掠然有八危以貪著故累

世受苦以有信故能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是以信財爲最第一我有是財故於人前自言大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今者因心信知足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故 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

以信爲使命 信亦如河箭 駛流甚迅速

能令於心意 速疾至善法 誰有多財寶

能勝信巨富 雖有財富者 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 捨之而獨逝 無隨至後世

信財不喪失 恒常自隨逐 累劫受快樂

世人積財寶 能生彼貪嫉 信財則不爾
見則生歡喜 於諸財寶中 信財最爲上
顯示此義者 牟尼之所說 是故我非貧
信財最爲勝 餘者不名財 唯信是實財
以信布施者 財物得增長 不信施彼者
果報轉尠少

大莊嚴經論卷第二

張伯齡書
王可聘梓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信士劉炳圖全室陸氏捐貲助刻
大莊嚴經論第二卷專祈 先考亮采 先妣駱氏開法
增修證入覺位計字六千四百二十二該銀五兩二錢
八分梨板十塊該銀八錢
順治丙申孟秋朔升于鄒煥較于琅函閣李自新募梓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爲人宗仰者一切世人并
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爲賊剽掠剥
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
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爲盡欲殺害比
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
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卽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
比丘等旣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爲
日所炙蚊蚋蠅蚤之所啖燒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

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鴉
梟雉呼惡聲啼叫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等
善聽人命促短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
間命而可保乎命既不久云何爲命而毀禁戒諸人
當知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心難生此一
一事皆難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
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修行佛道必獲
正果云何憫惜如此危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
佛語現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招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爲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劍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住
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動轉恐絕於草
傷犯禁戒自相謂言我等修行亦如彼秤均平處所
不令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處執志不虧始別儚健

以斯賤命當買貴法人天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
更無所趣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卽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鷄犬	麀鹿禽獸等	爲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爲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復諸惡獸	摑裂我手足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
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畋獵
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
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爲是尼捷爲是沙門作是念已
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慙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
釋子沙門何故如之右肩黑故使卽還返白言大王

彼是沙門非爲尼提卽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爲賊所劫 慙愧爲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
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竿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爲火焚 犂牛爲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爲呪所迷惑 爲是苦行耶 爲自厭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 頸絕亦不難 但爲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 守諸法禁戒 不敢挽頸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爲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能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爲力 持戒爲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橙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心甚歡喜卽爲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已身命
護法不犯毀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一切是故智者
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
入海採寶旣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
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
恐怖惶悸懼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
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卽便思惟
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復作是念
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洑波浪大海之難
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

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
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全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心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人天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卽便捨板持與上座既受板已於時海神
感其精誠卽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曰比
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
佛戒海神說偈讚比丘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艱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未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跡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拔生死之苦是
故智者應求見諦我昔曾聞兄弟二人俱共出家兄
得羅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
藏報曰我明當坐禪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
佛之所說未行道者如救頭然卽說偈言

今日造此事 未必到明旦 人命不可保

宜速修善業	死大軍來至	無可求請處
若其命終時	不知從何道	冥冥隨業緣
莫知路遠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汝言明當作	期言甚虛妄	死虎極暴急
都無有容縱	一旦卒來到	不待至明日
死王多殘害	汝應生怖畏	當知身危脆
命速難可保	應勤觀內身	捨棄多聞業
求離世解脫	超拔生死根	死若卒至時
悔熱無所及	今若見道跡	後無悔熱患
佛法中堅實	所謂得道跡	多聞業虛僞

應捨莫愛悵 雖多聞博達 不獲道跡者
譬如盲執燈 照彼自不覩 若欲求自利
必須見道跡 處衆師子吼 言辭善巧妙
敷演諸法相 分別釋疑難 能令聽法衆
皆發歡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於調順
雖有如是事 臨終心錯亂 墮於惡道中
智者所嗤笑 汝之所說法 言辭字句滿
次第說因果 美味悅心意 甜如甘蔗漿
雖能作斯事 不能自調順 未斷三惡趣
自未得解脫 空用是事爲 凡夫不可信

宜速求見諦 汝有大名稱 或云善說法
雖有空名譽 於汝將何益 當觀察內身
默然修禪定 昔來多聞者 其數甚衆多
無常所遷謝 存者極尠少 勤苦求名譽
雖得復散失 佛說有爲法 一切悉無常
過去恒沙佛 成就三達智 今皆般涅槃
名字亦隨滅 是故亦隨滅 應勤修精進
捨離於名稱 專求於解脫
三藏答言正爾當作未久之間身遇重病恐命將終
深生悔恨而說偈言

怪哉我今日 於佛聖法中 戒聞雖具足
而不得見諦 我今若死者 與狗亦無別
涸流沒生死 如彼陶家輪 我今可哀愍
未得證道跡 師長垂慈矜 勸我學禪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習少分 是故於今者
不得見其諦 我執釋迦文 大明之法燈
而爲無明首 不能自照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沒生死苦

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見其恐懼皆悉驚愕
各作是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多聞之人有智慧力

能知無常是故汝今不應憂怖時病比丘即便說偈
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 當習坐禪法 今日至明日
窳墮自欺誑 令此一生中 空過無所獲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觀察 橫計爲堅實
不覺死卒至 專著多聞法 生於最勝想
忽爲死蟒吞 悔恨無所及 如修多羅言
應當習坐禪 專精莫懈怠 滅結之所說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隨順行 悔熱火所燒
令我心焦惱 我今甚暗劣 譬如癡愚者

於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本知將來世
得聞佛語不 周迴三有中 爲遇何等人
亦不知未來 爲作何事業 或能喪本心
興起於三毒 不修諸善事 但造於衆惡
嗚呼大苦哉 我爲自欺誑 已得離諸難
應獲出世道 云何爲癡悞 放逸而自恣
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既多聞又堅持戒
宜應自寬何爲憂怖乃至如是病比丘言我今病困
諸賢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淚而白兄曰願少近我
由我愚惑不奉兄教今者病篤必就後世願兄垂愍

當見拔濟令離大苦卽說偈言

同處佛法中 汝稱沙門寶 數數教誡我
愚劣不承順 我以斯事故 倍復生悔熱
盛夏鬱蒸熱 猛焰燒焦然 我之背恩教
悔熱復過彼 我今無所恃 唯當歸依法
於後受身時 觀察莫忘我 今後值佛法
復還得出家 不虛著法服 願必獲道果
學問諸餘業 捨之不復爲 專精求解脫
更無餘事求 假使將來世 求於見諦者
皮肉及筋骨 髓脉消乾竭 身命趣自在

終不捨解脫 又願未來身 常勤修善法

晝夜六時中 精進初不廢

時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其兄見之生大憂慙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悔恨發于誓願但先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後將何所及而說偈言

疾病以困篤 大命不云遠 支節皆舒緩

刀風解其形 湯藥所不療 醫師捨之去

左右咸稱言 怪哉決定死 諸親婦女等

對而悲啼哭 臨終大恐怖 驚畏苦難喻

設當平健時 知死有斯苦 誰不發道意

克復解脫果 盛年無患時 懈怠不精進

但營眾事務 不修施戒禪 後遭重病疾

諸根如火然 臨爲死所吞 方悔求修善

彼病比丘卽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羅漢以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此兒漸大乳母抱持將詣僧坊至羅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撲地頭打石上見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生苦難處而說偈言

嗚呼大數敗 生處難可救 佛力尚難拔

況我能救濟 繫心慧無漏 非苦所能修

地獄中苦惱 無有暫樂心 尚無暫樂心
云何得繫心 以無繫念故 不得慧無漏
如是之難處 云何可救拔 地獄受大苦
不可以方喻 設復強爲譬 人中死爲苦
少可得爲喻 彼苦恒過此 如火著乾薪
無有暫冷時 地獄苦亦爾 無有暫憩息
地獄中陰身 皆如融鐵聚 熱惱燒然苦
不可得稱計 宜應除懈怠 晝夜不休息
勤修於正道 必使盡苦際 是故先修道
剋獲解脫果 然後以多聞 而作妙瓔珞

復次見此事已應驚悟尊豪榮位無得常者我昔曾
聞梅檀羅尼吒王將欲往詣羅尼吒城於其中路見
五百乞兒同聲乞匄言施如我王聞是語便生悟解
卽作是念彼寤寤我我於往日曾更貧苦今若不施
後亦如彼卽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 多饒錢財寶 說言無可施
今獲斯貧賤 設我今言無 後亦同於彼

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王言此諸乞兒
咸言如我王答臣言我聞其語然我所解與汝有異
汝之所解謂爲乞索錢財雜物我所解者當爲汝說

汝今善聽卽說偈言

此諸乞兒等	故來寤寤我	以斯貧賤形
示我令得見	自言受此身	慳不惠施故
放逸所欺誑	受是苦惱形	愚劣諸乞兒
示我如此義	自言曾爲王	猶如星中月
寶蓋覆頂上	左右衆伎直	侍從悉莊嚴
聞者皆避路	雖有如此等	種種衆妙事
由不布施故	今受貧賤苦	福樂迷汝心
不覺後有苦	人帝應當知	我今甚毒苦
宜當修布施	莫使後如我	

輔相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白王如佛言曰
見他受苦當自觀察王於今者實合佛意見彼乞兒
則能覺悟善哉大王意細乃爾能覺是事善解分別
佛所說義大王稱寶能持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
所以者何能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稱王
爲大地主卽說偈言

地主常應爾	此意爲無上	此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	人身極難得	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	福田復難遇	如是一一事
極難得聚會	譬如大海中	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 大王盡具有 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 人身如電光 暫發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 危脆不可保 臨終兩肩垂
諸節皆舒緩 雖有四威儀 進止自不由
眼目已上眇 將爲死毒中 親屬在其側
親之咸悲泣 以手觸其身 安慰言勿懼
既見親慰喻 益更增悲感 決定知已去
涉於死長途 雖有衆財寶 不可爲資糧
諸脉斷絕時 顏色皆變異 命來催促已
如油盡燈滅 當於如斯時 誰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等 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復次若命終時欲齋財寶至於後世無有是處唯除
布施作諸功德若懼後世得貧窮者應修惠施我昔
曾聞有一國王名曰難陀是時此王聚積珍寶願至
後世默自思惟我今當集一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
財故以自已女置姪女樓上勅侍人言若有人齋寶
來求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是集斂一國錢寶
悉皆蕩盡聚於王庫時有寡婦唯有一子心甚敬愛
而其子見於王女儀容瓌瑋姿貌非凡心甚耽著

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至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懈
母問子言何患乃爾子具以狀啓白於母我若不得
與彼交往定死不疑母語子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
盡無遺餘何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有一
金錢汝若發冢可得彼錢以用自通卽隨母言往發
父冢門口取錢旣得錢已至王女邊爾時王女遣送
此人并所與錢以示於王王見之已語此人言國內
金寶一物蕩盡除我發冢取故得是錢財王遣人往
檢虛實使人旣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方信王
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一切寶物望持此寶至

于後世彼父一錢尙不能得齋持況復多也卽說偈
言

我先勤聚集	一切衆珍寶	望齋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	今觀發冢者	還奪金錢取
一錢尙不隨	況復多珍寶	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	得使諸珍寶	隨我至後世
昔者頂生王	將從諸軍衆	并象馬七寶
悉到于天上	羅摩造草橋	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	無有諸梯橙	次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	我今無方計	持寶至後世

時諸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是言王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必須財寶然今珍寶及以象馬不可齎持至於後世何以故王今此身尙不能至於後世況復財寶象馬者乎當設何方令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福報資人必至後世卽說偈言

莊嚴面目者	臨水見勝好	好醜隨其面
影悉現水中	莊嚴影則好	垢穢則影醜
今身如面貌	後受形好影	莊嚴形戒慧
後得可愛果	若作惡行者	後受報甚苦

信心財以物	供養父母師	沙門婆羅門
貧竈困厄者	卽是後有水	於中見面像
施戒慧業影	亦復彼中現	王有衆營從
宮人諸姝女	臣佐及吏民	意樂等倡伎
如其命終時	悲戀送冢間	到已便還家
無一隨從者	宮後侍直等	庫藏衆珍寶
象馬寶輦輿	一切娛樂具	國邑諸人民
苑園遊戲處	悉捨而獨遊	亦無隨去者
唯有善惡業	隨逐終不放	

若人臨終喘氣麤出喉舌乾焦不能下水言語不了

瞻視不端筋脉斷絕刀風解形支節舒緩機關止廢
不能動轉舉體酸痛如被針刺命盡終時見大黑暗
如墜溪岸獨遊曠野無有黨侶唯有修福爲作親伴
而擁護之若爲後世宜速修福卽說偈言

若人命終時 獨往無伴黨 畢定當捨離
所愛諸親友 獨遊黑暗中 可畏恐怖處
親友皆別離 孤瑩無徒伴 是故應莊嚴
善法之資糧

爲滿此義故婆羅留支以六偈讚王卽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積聚如雪山 象馬聚寶車

謀臣及呪術 專念死時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諸善業 爲已得利樂 目如青蓮者
應勤行戒施 死爲大畏 聞者皆恐懼
一切諸世間 無不終沒者 以是故大王
宜應觀死苦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爲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人命壽終時
財寶不隨逐 壯色及盛年 終不還重至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爲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彌力那侯沙 耶耶帝大王
及屯豆摩羅 婆伽趺利不 翹離奢勢夫

踰越頻世波 如是人中上 衆勝大王等
軍衆及群宮 悉皆滅没生 欣感相續生
意念次第起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使已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使已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勤勇有力者
能越度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越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爲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爲難

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長者則
名爲以不堅法易堅固法我昔曾聞牟尼種中有王
名曰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處見佛弟子不問長幼
必爲下馬接足而禮爾時彼王有一大臣號名耶除
邪見不信見王禮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王言
此諸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非諸利利及婆羅門
亦雜毗舍首陀羅等又諸皮作及能織者巧作塼瓦
剃鬚髮師亦有下賤旃陀羅等大王何故而爲作禮
王聞是語默然不報別於後時集諸大臣勅諸人言

我於今者須種種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得自死者
卽語諸臣汝今某甲仰得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
如是展轉遍勅諸臣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耶賒
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使於市中賣如是頭
等餘頭皆售唯有人頭見者惡賤遠避而去無有買
者衆人見之咸皆罵辱而語之言汝非旃陀羅夜叉
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
王言我賣人頭不能令售返被呵罵王復語言若不
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賒尋奉王教入市唱告欲虛
與人市人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耶賒慙愧還至

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

牛驢及象馬

脂羊諸畜頭

一切悉獲價

競共諍買取

諸頭盡有用

唯人頭穢惡

無有一可用

虛與不肯取

而反被呵罵

況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售耶賒曰王人所惡賤
無肯買者王復問言唯此一頭爲可增惡一切人頭
悉可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頭悉可惡賤非獨此一
王復問言今我頭亦復如是爲人惡耶耶賒聞已懼
不敢對默然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畏以

實而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對曰王頭亦爾王
復語言爲審爾不耶賒復言審爾大王王告耶賒若
此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云何自恃豪貴種
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遮我禮敬沙門諸釋種子卽
說偈言

唯有此人頭 見者咸譏呵 責之無所直
虛與惡不近 遙見皆生瞋 言不祥鄙惡
此頭膿血汗 鄙頭甚可惡 以斯下賤頭
貿易功德首 雖向彼屈伸 毫釐無損減
王告耶賒言 汝雖見比丘 雜種而卑賤

不能覩其內 真實有道德 汝愚癡邪見
迷惑錯亂心 計已婆羅門 獨有解脫分
自餘諸種姓 無得解脫者 若欲爲婚姻
當求於種族 若求善法者 安用種族爲
若其求法者 不應觀種姓 雖生上族中
造作極惡行 衆人皆呵責 是則名下賤
種族雖卑微 內有實道行 爲人所尊奉
是則名尊貴 德行旣充滿 云何不禮敬
心惡使形賤 意善令身貴 沙門修諸善
信戒施聞具 是故可尊尙 宜應深恭敬

造作惡行者 汝今寧不聞 釋種具大悲
牛王正道者 所說之法耶 以三危脆法
貿易三堅法 佛無有異語 故我不敢違
若違世尊教 不名爲親善 譬如壓甘蔗
取汁棄其滓 人身亦如是 爲死之所中
屍骸委在地 不能復進止 恭敬修諸善
是故應當知 以此敗壞身 貿易堅牢法
猶如火燒舍 智者出財物 如水沒伏藏
亦應速出寶 此身終敗壞 宜貿易堅法
愚人不分別 堅與不堅法 死軍卒來至

如入摩竭口 當於如是時 驚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於醍醐 取已酪瓶破
不生大苦惱 此身亦如是 取其堅實善
於後命盡時 終不生悔恨 不修諸善行
憍慢而縱逸 死法卒來至 破身之瓶器
其心極焦熱 猶爲火所燒 憂結喻如火
酪瓶喻如身 汝不應遮我 修善取堅法
愚癡黑暗者 自言我尊貴 我執十力尊
言說之燈炬 照察已身中 貴賤無差別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種物 貴賤悉同等

有何差別相 名衣及上服 眾具有別異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禮拜 設使行諸善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電掣
泡沫及沙聚 芭蕉無堅實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堅於須彌山 及以於大地
智者應如是 貿易堅實法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張伯齡書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信士劉炳圖全室陸氏捐貲助刻
大莊嚴經論第三卷專祈 先考亮采 先妣駱氏閭法
增修證入覺位計字六千九百五十六該銀伍兩柒錢叁
分梨核十一塊該銀捌錢捌分
順治丙申孟秋曙升子鄉綿較于琅函閣李自新募梓

大莊嚴經論卷第四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爭競者聞斷結名所爭事解若人欲得供養
恭敬應斷諸使我昔曾聞有差老母入於林中採波
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闍邏邏人稅之于時老母不
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
爾者終不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
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曰王王頗識彼某
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
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

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抗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卽名爲與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於是老母卽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爲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王說偈言

自從今已後 如斯老母比 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養 不聽稅財物 咸應加恭敬
設有同伴侶 駝驢及車乘 多載衆珍寶
爲此老母故 不應格稅彼 況此一母人
單已賣樹葉 更無餘錢物 而當有稅奪
設我山巖窟 經行修道處 行人於彼中
滅結斷諸漏 尙應敬彼處 尊重而供養
況如此老母 能生聖子者 而當不修敬
復次示放逸果欲令衆生不放逸故我昔曾聞有大商王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旣得迴還與伴別宿失

伴惴惴饑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爲有水往至城邊欲
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
人集處空無所見饑渴所逼唱言水水諸餓鬼輩聞
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
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
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爲渴
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
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卽說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萬歲中 尙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肢節皆火然 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 晝夜念飲食 惴惴走十方
饑渴所逼切 張口馳求索 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 耳常聞惡音 未曾有善語
況與一滴水 漬我喉舌者 若於山谷間
天龍降甘露 皆變成沸火 而注我身上
若見諸渠河 皆變成流血 池沼及河泉
悉見其乾竭 或變成膿血 臭穢極可惡
設欲往馳趣 夜叉捉鐵棒 撾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惠施汝

我等先身時 慳貪極嫉妬 不曾施一人
將水及飲食 自物不與他 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業故 今受是苦惱 施得大果報
春種秋獲子 我等不種子 今日受是苦
放逸慳貪惜 受是苦無窮 一切苦種子
無過於貪嫉 應當勤方便 除去如是患
施爲善種子 能生諸利樂 是故應修施
莫如我受苦 等同在人中 身形無差別
造業旣不同 受報亦復異 富貴饒財寶
貧者來請求 諸天同器食 飯色各有異

若墮畜生中 業報亦不同 有得受福樂
有受苦惱者 以此貧毒故 人天及畜生
爲慳嫉所抃 所在皆損減 餓鬼熾然苦
肢節煙焰起 如似樹赤華 醉象以鼻掣
遠擲虛空中 華下被身赤 賢聖作是說
貪嫉最苦器 見於乞求者 其心則惱濁
惱濁利那中 則能作鄙漏 愚癡慳不施
以種貧窮本 貪心而積聚 卽墮於惡道
如此慳貪者 衆苦惱根本 是故有智者
應斷除慳貪 誰有欲自樂 名稱恭敬等

而捨於正道 隨逐曲惡徑 貪身得苦惱
來世亦復然 世界結使業 能遮淨施報
所謂是慳貪 衆怨中最大 是身大臃腫
衣食及湯藥 一切衆樂具 貪嫉所遮斷
貪嫉極微細 細入難遮制 當以施牢門
心屋使緻密 莫聽彼貪嫉 而得進入中
貪嫉設入心 渠河及大海 能遮使不飲
億耳見放逸 及有是過惡 卽厭惡生死
還歸求出家 旣得出家已 精勤修定慧
逮證羅漢果

復次若無過者得譏呵人若自有過呵於彼者他反
嗤笑我昔曾聞裸形婆羅門與諸沙門同道而行有
一年少比丘笑彼裸形以無慙愧時彼裸形衆中有
婆羅門少解佛法語比丘言長老不可以汝出家幪
幪輕慢欺人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未能
斷生死流轉未有出期汝於後身未脫裸形何故見
笑汝於今者生死之中如兜羅樹華隨風東西未有
定時汝應自笑不應笑他知汝後時爲趣何道如灰
覆火結使在心未必可保汝今莫自謂有慙愧觀汝
所爲未得脫於諸見之網夫慙愧者定不入於諸見

之網若不起惡覺是名慙愧汝自不入決定數中云
何笑他時諸比丘聞裸形婆羅門如法而說默無所
答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能斷結者名爲慙愧若不
斷結名比丘者伎人剃髮應是比丘然諸伎人雖復
剃髮不名比丘當知得見四真諦法名真沙門何以
故如經中說不見四諦邪正不定邪正不定所見錯
謬是故應當勤修四諦若見諦者所見真正永離邪
趣復次善觀察者見於好色無有欲意多生厭惡見
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曾聞有一寺廟多諸比丘中
有法師三明六通言辭巧妙具足辯才知自他論善

三

大正藏經卷第四

三

三

能問答應機說法悅適衆心能然法燈照除愚冥使
城內外所有人民於日月中皆來聽法既聽受已乃
至少年皆不放逸時彼城中有舊姪女咸皆歎息作
如是言我等今者無人往返受若斯苦爲當久近彼
姪女女盛年端正聰慧非凡善知世論女人所有六
十四藝悉皆明達見母憂慘卽問母言今者何故憂
苦乃爾母告女言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聽法更
無往返至我邊者資財空匱無由而得我以此事是
故愁耳女聞是已自恃端正語其母言我今自嚴往
至彼會能令彼會一切衆人悉隨我來作是語已尋

論

大正藏經卷第四

三

三

自沐浴衆香塗身瓔珞上服首戴華鬘足所著屐衆
寶莊校右手執杖行步妖嬈逶迤持姿種種莊嚴如
華樹行猶如天人將諸侍從華鬘瓔珞嚴身上服亦
皆殊妙此諸從者或執金瓶或持拂扇或捉香華侍
衛彼女從諸伎人而自圍繞並語並笑或舉右手指
麾道徑復有黃公耳插衆華玄黃朱紫彩畫其身歡
笑戲謔種種巧嘲亦復舉手指前指後於其路中香
氣四塞鼓樂絃歌徃至寺所處一空室待衆集會說
法時到無數千人皆來聚集爾時法師頭髮極白秀
眉覆目善調諸根其心無畏如師子王卽昇高座而

說偈言

我觀淺智者

莫由昇此座

怯弱如野干

顫懼不自寧

吾今昇此座

處衆無所畏

喻如獸中王

哮吼摧邪論

爾時法師卽爲大衆次第說法時彼婬女爲欲擾動
時衆心故卽於門中而現其身其所將從散入人聞
各指婬女語衆人言此女端嚴姿容可愛汝等且觀
用聽法爲時彼諸人聞是語已卽便顧盼心意不安
爾時法師未解其意怪其所以卽問衆人汝等何故
視瞻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死來迅速猶如奔馬

是故宜勤修諸善行卽說偈言

十力大法炬 普照於世界 慧明未潛隱

宜速修善業 堅意集苦行 晝夜勿懈怠

一切智語燈 不久當隱沒 若其隱沒後

衆生盡黑闇 雖有日光照 猶名爲大瞋

爾時衆會聞是偈已敬奉法教攝意聽法時彼姪女見衆人等攝心歛意復作姿態衆會觀已心還散亂

爾時法師復說偈言

彼女作姿態 令會生渴愛 爲欲情所牽

奪其專念心 用敬吾教故 遮制令還止

如何彼妖孽 惑亂衆人目 譬如青蓮蔓

漂鼓隨波動 衆心亦如是 熠熠不暫停

爾時衆人情旣耽惑觀此妙色失慙愧心更相指示

而說偈言

斯女美姿容 今來甚爲吉 如彼月初生

墜落在于地 容貌超時倫 淨目極美妙

將非藍婆女 爲帝釋所遣 或是功德天

然手不執華

復有一人而說偈言

咄哉此女人 儀容甚奇妙 目如青蓮華

鼻臍眉如畫 兩頰悉平滿 丹脣齒齊密
凝膚極軟懦 莊麗甚殊特 威相可悅樂

燁耀如金山

時諸優婆塞愛其容貌心意錯亂時彼姪女左右侍
從見斯事已深自慶幸叱叱而言我等今者所作甚
善能使衆會注意乃爾彼時法師怪諸四衆搔擾改
常以手蹇眉顧瞻時會見是姪女儀容端正及其侍
從皆悉莊嚴姪女處中瞰若明星奪愚人心令失正
念時彼法師觀女人意爲以何事而來此耳卽默入
定知其邪惑不爲聽法然此法師雖斷瞋恚外現忿

色發聲高唱語姪女言汝如蟻封而欲與彼須彌山
王比其高下豈可不聞昔佛在世第六天王不自量
力敢於佛所頌作遍繞世尊神力乃以死屍而繫其
頸慙恥無顏人天所笑汝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爲滅
耶專精聲聞豈可無耶諸勝丈夫都沒盡耶汝若如
是宜堅自持時彼法師卽以神通變此姪女膚肉墮
落唯有白骨五內諸藏悉皆露現卽於衆前喚此姪
女汝於向者興起惡心敢與佛法而共諍競時此姪
女以此骨身在衆前立爾時法師卽說偈言

汝向妙容色 擬特衆所觀 今膚肉盡變

唯有空骸骨 汝先悅素白 今始見實相

頂骨類白珂 形色如藕根 眼匡骨陷頤

兩頰如深溝 機關悉解落 筋脉粗相綴

在內諸藏等 懸空而露現 其所將從者

自見生厭惡 況復餘大眾 而當樂見之

爾時骨人爲彼法師變其形已身心俱困不能自伸

卽叉骨手歸向法師爾時法師告骨人言汝之容色

瓔珞嚴身種種校飾但惑凡夫令其深著沒三有池

汝今若能除去姿態捨莊嚴具吾當示汝寂淨妙身

令汝得知不淨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充溢

外假脂粉以惑患目凡夫耽惑爲欲所盲故生染著

何有智者諦觀察已當愛翫之時諸會者覩斯事已

咸生厭患各相謂言世尊所說信實不虛一切諸法

如幻如化如水聚沫如金塗錢但誑惑人向者女人

所有美色容止可觀於今忽然但見骨聚儀容端正

作諸姿態狀若蠱道如是之事今何所在有一優婆

塞以指支頰諦觀此女而說偈言

牟尼說衆生 爲欲愛所盲 盲無慧目故

不得趣涅槃 譬如任婆葉 蜜著蟲所啖

爲貪之所惑 至死而不捨 諸不放逸人

諦實觀身相 而不起欲覺 踰如白鶴王
常處於清池 不樂於冢間

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見此姿容便生欲想觀彼白骨卽用除滅而說偈言

觀彼骸骨聚 能生人怖畏 如似毗陀羅
呪術之機關 愚者謂之實 便生樂著心
如道深坑窞 以草覆其上 此身亦如是
當作如是觀 諦實知是已 誰當起欲想
爾時惑著愚無智者聞是偈已低頭避之遂不喜聞
時彼女人自見其身爲人所患五體投地卽說偈言

我先愚無識 不自量己力 願迴聽法衆
一切將歸家 今始知釋子 勢力甚奇特
變我妙姿貌 覩者生厭患 我如癡愚者
所爲極輕躁 敢以牛跡水 欲比于大海
唯願悉哀矜 聽我歸誠懺

爾時大衆見彼女人諸骨相拄猶如葦舍甚生怪愕
彼骨聚中云何乃能作如是說又見五藏悉皆露現
譬如屠架所懸五藏蠢蠢蠕動猶如狗肉諸藏臭穢
劇於廁溷我等云何乃見此事卽說偈言

今觀女人身 唯筋連枯骨 但見空骨聚

和合出言音 女中有骨耶 骨中有女耶
譬如曠澤中 蘆葦之叢林 因風共相鼓
便出大音聲 如斯因假法 不見女自體
若無自體者 女相安所在 遍推諸法中
昔來未曾有 我等觀身相 去來及進止
屈伸於俯仰 顧視并語言 諸節相支拄
骨骼甚稀疎 筋纏爲機關 假之而動轉
如是一一中 都無有宰主 而今此法中
爲有爲無耶 我爲狂癡惑 爲痰癰亂目
云何如是中 妄生有女相 縛葦作機關

多用於線縷 譬如鎔真金 注水則發聲
爾時法師知諸四衆皆生厭惡告姪女言汝於今者
欲何所作女曰法師願捨舍不卽說偈言

大頭仙舍不 變天女藍婆 使其作草馬
具滿十二年 汝今作舍不 使我作塚間
世間未曾見 如是之舍不 善自在大德
愍我願除卻
爾時法師卽便微笑而說偈言

善女汝但起 我無瞋恚心 剃頭著袈裟
終無舍不法 有欲愛著彼 損彼生苦惱

作好作惡者 便能生瞋恚 我欲救眾生

云何作舍不 生老病死等 苦惱諸眾生

云何有智人 而當作舍不 猶如惡毒瘡

加復澡惡灰 薄皮覆機關 凡愚生愛惑

我以神足力 開汝不淨篋

說是偈已還攝神足女復本形爾時法師告衆會言
汝等宜勤修善卽說偈言

顛倒欲相行 喻若風起塵 正觀離欲面

洗濯欲塵埃 有欲及離欲 處所未必定

善觀得解脫 貪惑而增欲 是故應常修

專精離欲想 離欲衆善寂 獲剋諸禪樂

時彼聽法衆 或得不淨觀 有得須陀洹

於修離欲想 或得阿那含 復有出家者

勤修不懈怠 逮得阿羅漢

復次無戀著心一切能施得大名稱現世獲報是故
應施不應吝著我昔曾聞弗羯羅衛國有一畫師名
曰羯那有作因緣詣后室國既至彼已詣諸塔寺爲
畫一精舍得三十兩金還歸本國會值諸人造般遮
于悲生信敬心問知事比丘明日誰作飲食答言無
有作者復問彼比丘一日之食須幾許物答言須三

十兩金時彼畫師卽與知事比丘三十兩金與彼金已還歸于家其婦問言汝今客作爲何所得夫答婦言我得三十兩金用施福會其婦聞已甚用忿恚便語諸親稱說夫過所得作金盡用施會無有遺餘用營家業爾時諸親卽將彼人詣斷事處而告之曰錢財叵得役力所獲不用營家及諸親里盡用營設於諸福會時斷事官聞是事已問彼人言竟爲爾不答言實爾時斷事官聞是事已生希有想卽便讚言善哉丈夫脫已衣服并諸瓔珞及以鞍馬盡賜彼人而說偈言

久處貧窮苦 傭作得錢財 不用營生業
以施甚爲難 雖復有財富 資生極豐廣
若不善觀察 不能速施與 遠觀察後身
知施有果報 勇猛能捨財 離於慳塵垢
有是行法人 持地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勇躍著其服衣乘此鞍馬便還其家時彼家人見著盛服乘馬至門謂是貴人心懷畏懼閉門藏避畫師語言我非他人是汝夫主其婦語言汝是貧人於何得是鞍馬服乘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善女汝今聽 我當隨實說 金雖捨施僧
施設猶未食 譬如未下種 芽莖今已生
福田極良美 果報方在後 此僧淨福田
誰不於中種 意方欲種下 芽生衆所見
時婦聞已得淨信心卽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施僧得大果 如今所布施
真得施處所 敬心施少水 果報過大海
一切諸衆中 佛僧最第一 開意方欲死
華應已在前

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果報難量我苦

曾聞有一女人至晝暗山見衆人等於彼山中作般
遮于瑟時彼女人於會乞食旣覩衆僧心懷歡喜而
讚歎言善哉聖僧譬如大海衆寶窟宅衆人供養我
獨貧窮無物用施作是語已遍身搜求了無所有復
自思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卽持此錢奉施衆僧時
僧上座得羅漢果預知人心而彼上座當目珍重見
彼女人有深信心爲欲增長彼功德故不待維那躬
自殷勤起爲呪願卽舉右手高聲唱言大德僧聽卽
說偈言

大地及大海 所有諸寶物 如此童女意

悉能施與僧 畱心善觀察 行道爲修福

使得解脫道 離貧窮棘刺

時彼童女極生大心如師所說我作難作便捨一切
資財珍寶等無有異悲欣交集五體投地歸命諸僧
以此兩錢置上座前涕泣不樂卽說偈言

願我生死中 永離於貧窮 常得歡慶集

親戚莫別離 我今施僧果 唯佛能分別

由此功德故 速成所願果 所種微善心

身根願速出

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樹蔭不移上有雲蓋

時彼國王適喪夫人出外遊行見彼雲蓋往至樹下

見此童女心生染著將還宮內用爲第一最大夫人

卽作是念我先發願今已稱心卽白國王多齎寶物

施設供具詣晝暗山供養衆僧寶珠瓔珞種種財物

持用奉施彼時上座不爲呪願爾時大衆疑怪所以

而作是言先者貧賤兩錢施時起爲呪願今者乃爲

王之夫人珍寶瓔珞種種財物而用布施不爲呪願

時彼上座語衆僧言我先爲彼呪願之時不爲財物

乃恐童女心重錯亂故爲呪願卽說偈言

不以錢財多 而獲大果報 唯有勝善心

乃得大果報 彼女先施時 一切悉捨施
佛智能分別 非我所能知 今雖財寶多
不如彼時心 十六分中一 若心擾濁施
譬如諸商賈 少於諸財物 心期於大報
所施物雖小 心意勝廣大 以是故未來
得報亦無量 如阿輪迦王 淨心用土施
亦如舍衛城 窳下之女人 飯漿施迦葉
施土得大地 飯漿天中勝 施少心淨廣
得報亦弘大 譬如白淨衣 以油滴其上
垢膩遂增長 亦猶油滴水 油滴雖微小

遍於池水上 以是故當知 心勝故報大

大莊嚴經論卷第四

善友能令身心內外俱爭斷則

過比丘已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信士劉炳圖全室陸氏捐
費助刻
大莊嚴經論第四卷專祈功名遠大子嗣繁昌計
字五千六百三十該銀肆兩陸錢壹分柒厘梨
板九塊該銀柒錢貳分
順治丙申孟秋曙升子鄒煒較于琅函閣李日新募

張伯齡書
鄧學泰梓

窟下之女人

大莊嚴經論卷第五 飯漿天中勝 施少心淨度

譬如白淨衣 以油滴其上

以是故當味 心親姑時大

大莊嚴經論卷第五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親近有智善友能令身心內外俱淨斯則
名為真善丈夫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大
婆羅門家時彼家中遇比丘已屋棟摧折打破水瓮
犍牛絕鞮四向馳走時婆羅門卽作是言斯何不祥
不吉之人來入吾家有此變怪比丘聞已卽答之言
汝頗見汝家內諸小兒等臃瘦腹脹面目腫不婆羅
門言我先見之比丘復言汝舍之中有夜叉鬼依汝
舍住吸人精氣故令汝家諸小兒等有斯疹疾今此

夜又以畏於我恐怖逃避以是令汝梁折窳破犍牛
絕勒婆羅門言汝有何力比丘答言我以親近如來
法教有此威力故令夜叉畏我如是婆羅門復作是
言云何名爲如來法教于時比丘次第爲說佛法教
戒令婆羅門夫婦聞已心意解悟俱得須陀洹果時
婆羅門卽說偈言

善哉上德者 善說真實法 佛教從耳聞
入我心屋宅 使我家安隱 爲我作擁護
唯願於今者 少聽我所說 破我心意舍
折我愚癡梁 善爲我驅遣 吸功德夜叉

除諸見羅刹 或盜以爲瓮 身見水盈滿
今者已破壞 癡乳牛奔走 挽絕無明勒
如向所見事 悉集我身中 諸色猶如鏡
影像在中現 無始生死中 未曾見斯事
我今因於汝 始見四聖諦 今值善知識
緣會故相遇 除我心貪患 去我家中鬼
世間久已傳 四圍陀所說 應作於大祀
莊嚴種種物 備具祀場上 恒河等大濟
洗浴除罪過 速疾得生天 我昔來修行
未曾得果報 然我未能知 爲定得不得

祀祠及澡浴 不如近善友 我今近善友
已獲其果證 不生又不死 解脫趣涅槃
永離怖畏處 非是財寶求 假王威勢力
投巖赴焰火 嚴切寒冬月 凍冰襯其體
盛夏鬱蒸時 五熱以炙身 編椽及棘刺
寢卧於其上 越山度大海 祀火而呪說
如是苦行者 不能得涅槃 唯有修禪智
我聞及專精 必因善知識 然後能具得
復次若人爲惡應墮地獄遇善知識能滅其罪得生
人天我昔曾聞有婆迦利人至中天竺時天竺國王

卽用彼人爲聚落王時聚落中多諸婆羅門有親近
者爲聚落王說羅摩延書又婆羅他書說陣戰死者
命終生天投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說天上種種快樂
詞章巧妙而作是說使聚落王心意駭動謂必有是
卽作火坑聚香薪積作婆羅門會諸人雲集來至會
所時聚落王將欲投火此聚落王與一釋種比丘先
共相識爾時比丘來至其家見聚落王於其家中種
種莊嚴比丘問言欲作何等聚落王言我欲生天比
丘問言汝云何去尋卽答言我投火坑便得生天比
丘問言汝頗知天道不答言不知比丘問言汝若不

言
知云何得去汝今行時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尙須引導而知途路況彼天上道路長遠忉利天上去此三百三十六萬里無人引導何由能得至彼天上若天上樂者彼上座婆羅門年既老大貧於財物其婦又老面首醜惡何所愛樂何不將去共向天上時彼聚落王既聞語已作是思惟若投火坑得生天者彼婆羅門應共我去所以者何彼婆羅門貧窮困苦無所愛戀應當捨苦就彼天樂若其不去徒作欺誑欲殺於我作是念已卽便前捉上座婆羅門手欲共投火俱向天上時婆羅門格不肯去何以故婆羅門等但

爲錢財來至會所時聚落王見婆羅門不欲入火卽說偈言

如所聞上天	衆樂不可計	觸物生貪著
視東而忘西	計其家所有	一切衆樂具
比方於天上	猶若如芥子	以方於太山
若其必少欲	而無貪著者	我今觀察汝
貪著劇熾火	若不用婦女	看守醜老妻
而來至此會	貪求於錢財	用供給其家
若愛戀其子	不欲生天者	計彼生天力
過足護汝子	若不知天道	何故使我往

設知天道者 何故格不去 云何喜教人
欲使我投火 或貪我財物 欲得分取用
云何無悲愍 苦酷乃如是 或是先世怨
必是大欺誑 與死作伴黨 勸令我生天
勸將我令死 強逼我入火 教人遠家居
修於苦行法 投淵及赴火 自餓亦斷食
觀其教旨意 欲令門斷絕 斯諸婆羅門
樂爲殺害事 是故我捨離 當入於佛法
佛法大慈悲 終不傷害物 大火焚山野
麋鹿皆避走 由其愛性命 求覓清涼處

我今亦應爾 歸誠求救護

爾時比丘見婆迦利心已厭患諸婆羅門於三寶所
深生信敬讚言善哉善哉慧命汝於今者始在天道
卽說偈言

佛語至天道 及以解脫道 此語決定至
中間終無錯 一切智說道 廣略之別相
無害實語等 施及伏諸根 是道與天道
斯非諸苦行 投淵赴火等 之所能獲得
此可作死緣 非天解脫因 往故人壽長
諸仙壽亦長 厭患此身故 不欲久住世

先習諸禪定 斷於欲界結 自知捨是身
必生於梵天 無由得喪命 投淵而赴火
由此喪命故 得生梵天中 禪定斷結故
而得生梵天 不由投巖火 得生於天上
彼有同伴仙 以天眼觀察 此死生何處
見生梵天中 先見投淵死 謂以此生天
餘者愚不見 謂爲投淵火 得生梵天上
是故生倒見 諸餘婆羅門 愚癡無智慧
不觀修禪定 斷除諸結使 但覩投淵火
謂得生天上 由是倒惑故 遂生諸經論

愚者皆信受 投淵而赴火 智人善觀察
捐棄而不爲 修行諸善法 以爲天道因
投淵赴火等 非是修善行 可得脫死緣
亦非生天因 身心依佛法 是名寂滅道
用是外道爲 無果徒受苦 鑽水求醍醐
雖勞永難得

復次夫修施者當離八危若積財寶危難甚多智人
修施是乃堅牢我昔曾聞有一國王謫罰商賈而告
之言汝所有財悉疏示我賈客至家思惟先來所施
之物施諸乞兒一食之食乃至并施鳥獸所有穀草

言
悉䟽示王王見是已問言如此之事何故䟽來賈客
答言王先約勅所有財物悉䟽示我我所有財䟽牒
者是卽說偈言

五家共有者 今悉在家中 我今所牒者
無有能侵奪 如此所牒者 王賊及水火
皆所不能侵 假設七日出 須彌及巨海
一切悉鎔消 如此所設物 不能燒一毫
錢財寄父母 兄弟及姊妹 一切諸親友
悉皆有敗失 唯有所施物 終不可敗衰
施爲行寶藏 世世恒隨人 施爲極親友

無有能壞者 貧窮之巨海 極大可怖畏
施是堅牢船 唯有惠施者 能得度彼岸
我知施果報 是故無畏說 所牒是我財
家中有財寶 五家之所共 是故不敢牒
言是我所有

王聞是語心生歡喜讚言善哉汝是稱勝人我今不
用汝所有物如汝所施是汝已財餘財悉共爾時國
王卽說偈言

若行惠施者 自手而過與 應發歡喜心
勿生悔恨想 是故未來世 人天受快樂

所有資財物 眼見已財寶 分散屬諸家
不能速疾施 無能侵奪者 若人慳不施
終爲他所奪 現在惡名聞 未來多貧乏
是爲最愚癡 見他人屋宅 及以衆財寶
死後衆家用 毫釐不逐已 目覩如此事
不能生厭惡 速疾捨財物 財不五家共
唯有修惠施 死時一切捨 無有隨已者
決定必捨離 然不得施報 以見是事故
智者必應施 二事俱名施 應當目施與
檀越如大象 津賦香常流 如是智檀越

功德利充滿 世人所讚歎 饒財慳不施
爲世所嗤笑 設復有財錢 見乞方皆去
雖復饒財寶 名爲貧衰患 施者雖貧窮
常名有財富 慳貪雖多財 不脫貧衰患
檀越以水施 洗除心貪垢 慳無善樂報
趣於死徑路 必墜深坑穽 種種衆寶物
象馬與牛羊 神逝氣絕時 一切悉捨去
臨終生苦惱 以是生眷戀 怖恐大熱惱
修施者臨終 歡樂無悔恨 慳嫉智者譏
施者貧與富 恒常受快樂 慳者如塚間

人皆避遠離 慳貪者雖存 其實同餓鬼
施者有名稱 一切所欽仰 智者之所愛
命終生天上 諸有愛已者 云何不修施
施爲善好伴 勝妙之資糧 不用車馬乘
一切衆侍衛 施爲行寶藏 後世之津梁
布施離衆難 五家不能侵 何有愛已者
而當不修施 若施百千萬 後身得少許
尙應修布施 況少修惠施 大獲於福報
是故有智者 應當修布施

復次若聞正說能解於縛我昔曾聞德叉尸羅國有

罪之人閉僧坊中於其夜中衆僧說法其被閉者來
至僧中次坐聽法有一比丘說於生死逆順之經說
言佛告諸比丘凡愚之人不聞法者不知色不知色
習不知色味不知色過患不知色出要不知色狀一
切衆生如實不知如是過患若爲色縛是名眞縛何
謂色縛視見端正名色縛爲色縛者內盡被縛而
此色者於生死中不知其根生死大河無濟度處不
知生死出要於生死中被諸繫縛從此身縛乃至後
身時被閉者聞說是法思惟其義憶持不怠讀誦通
利時王遣人解其繫縛所親知識眷屬將從欣其得

脫皆來問訊時被縛者卽說偈言

汝見我縛解 慰問生歡喜 凡夫愚癡者

常縛未曾解 色縛於凡夫 五陰悉羈繫

生能縛於物 死縛亦復然 今身至後世

未始不繫縛 輪迴羈縛中 數數受生死

我從彼師所 問說如是言 此語我耳聞

一切種智說 一切諸縛使 繫縛於我心

如牛梘所縛 我有如斯縛 於中未解脫

云何汝等輩 言我從縛解 汝等於我所

若實愛念者 當爲見啓王 令我得出家

正見跡在前 寂滅之彼岸 若獲如是事

乃可名解脫 若得出家者 便爲是離難

真實得解脫

爾時眷屬聞是語已啓白於王便得出家旣出家已
精勤修道得阿羅漢而彼罪人閉繫僧坊以聽法故
尙得解脫況故聽法是故行人於塔寺所宜往聽法
復次病苦篤時言教不行漫現强健所可作事宜應
速作我昔曾聞法王阿育身遇重病得諸財物盡用
施僧又從諸臣索種種寶時諸臣等不肯復與唯得
半菴摩勒果欲以奉僧便集臣相而告之言卽於今

日誰爲王者誰言教行諸臣答言唯有大王感德所願遍閭浮提言教得行王說偈言

汝稱我爲王 敎令得行者 將順於我意

故作如是說 汝等作斯言 悉皆是妄語

我言教已壞 一切不自由 唯有此半果

於中得自在 富貴是凡鄙 咄哉可呵責

譬如山頂河 瀑疾不暫停 吾雖爲人帝

貧窮忽至我 貧窮世所畏 速疾至我所

說是偈已又復讚歎世尊所說真實不虛復說偈言

富貴雖熾盛 會必有衰滅 富貴人希樂

衰滅世增惡 此言不虛妄 瞿曇之所說

我於往日時 設有諸言教 心念而發言

言必不墜落 鬼神奉承命 遍於四海內

聞者咸受用 無有違逆者 如河衝大山

激水還迴流 衰敗如大山 遮吾都不行

我昔有言教 無敢有逆者 未曾有奸惡

寇難見拒違 覆蓋於大地 無能違逆者

男女與大小 無敢不敬從 設有違教者

我悉能摧伏 諸有苦難者 安慰救濟之

病苦及貧窮 無不療治者 我今福德盡

貧窮忽然至 困厄乃如斯 我是阿育王
云何遭此苦 如阿輸伽樹 所根令斷絕
華葉及枝莖 一切皆萎乾 我今亦如是
富貴幻化不得久 停顧見傷醫而作是言 世可惡賤
富貴暫有 猶如電光如焰速滅 又如象耳動搖不停
亦如蛇舌鼓動不息 又如朝露見日則乾 曾從他聞
說如是偈

富貴利難止 輕躁不暫停 智者應善知
無得憍放逸 此身及後世 宜當求自利
若得富貴者 雖復慳守護 百方皆毀敗

富貴猶在行 如蛇行不直 若善觀察者
於其強健時 宜速作福德 若復遭病苦
心應當修福 不必在形骸 其家親屬等
若知必死者 已雖有財物 不得自在施
安利獲錢財 值遇福田處 便可速施與
若於身強健 及已病苦時 宜常修布施
等無有別異 然此諸財物 唯有過患耳
若當臨死時 親戚及婦兒 雖是已財物
若欲用惠施 護遮不肯與 危懼在須臾
所願不自由

爾時阿育王剃髮時過著垢膩衣叅差不整羸瘦掉
顛喘息麤上向於如來涅槃方所自力合掌憶佛功
德涕淚交流而說偈言

今合掌向佛	是我最後時	佛說三不堅
貿易於堅法	我今合指掌	用易堅牢法
如似鎔石山	求取於真金	不堅財物中
日夜取堅法	我今餘福利	持用奉最上
今我此福業	不求帝釋處	及與梵果報
況復閻浮王	以此布施果	及恭敬信向
願得心自在	無能割截者	得聖淨無垢

永離衆苦患

阿輸伽王以半菴摩勒捨施衆僧喚一親近而語之
言汝頗憶我先畜養不取我今者最後之教持此半
果奉鷄頭末寺衆僧稱我名字阿輸伽王最後頂禮
比丘僧足如我辭曰於閻浮提得自在者果報衰敗
失自在力唯於半果而得自在願僧憐愍受我最後
半果之供令我來世得報廣大願餘人等莫令如我
於最後時不得自在爾時待人卽奉王命齎此半果
詣僧坊中集一切僧禮僧足已叉手合掌曰衆僧言
阿輸伽王禮衆僧足作是語已涕泣盈目哽結氣塞

持此半果示衆僧已卽說偈言

一蓋覆天地 率土言教行 譬如日中時
遍炙於大地 福業旣已消 崩落忽來至
爲業所欺持 敗壞失榮貴 如日臨欲沒
信心致禮敬 又以此半果 用奉施衆僧
以表無常相 示豪貴遷動

爾時諸上座聞是偈已憐惻不樂生悲愍心受其半
果以示大衆而作是言我等今可生厭離心佛婆伽
婆於修多羅作如是說見他衰患應當深心生於厭
離諸有心者見如此事誰不憐愍生厭患心卽說偈

言

勇猛能施者 諸王中最勝 牟梨中大象
名曰阿輸伽 富有閻浮提 一切皆自由
今爲諸群臣 遮制不自從 一切皆制止
唯半菴摩勒 於此得自在 用施於衆僧
富有極廣大 一切得自在 生於自高心
今日安所在 凡愚應觀此 速疾改易心
富利都敗失 唯有此半果 令諸比丘僧
皆生厭患心

時僧上座言末此半果著僧羹中而作是言大檀越

阿育王最後供養何故說此一切財富悉不堅牢以是之故佛婆伽婆說不堅之財易於堅財不堅之身易於堅身不堅之命易於堅命檀越應生歡喜以不堅之財隨逐於已至於後世宜常修施莫使斷絕復次凡愚之人若有輕毀於彼賢人賢人終不生於瞋恚得他毀罵生隨順語我昔曾聞有一人於其家中施設客會多作華鬘以與衆會衆人得鬘皆戴頂上有一賢者極爲貧悴詣客會中次得華鬘不著頭上以置傍邊衆人皆言此人貧窮欲賣此鬘是以不著時優婆塞聞是語已答言實爾我若賣時極得貴

價然後當與卽說偈言

如昔日須鬘	本曾賣一華	九十一劫中
天上受快樂	今日最後身	得於涅槃樂
如似放牛女	以臭惡草華	衆人所不喜
女人賣此華	得生忉利天	如似女所賣
我今欲向佛	亦欲賣此華	能發如是心
希有極難值	如此賣華者	三界中無比
爾時諸人問優婆塞誰能少施獲大福報時優婆塞語衆人言今當爲汝說善堅法華鬘髮乾便卽棄捨王位如棄萎華卽說偈言		

佛捨轉輪位 如棄萎華髮 七覺嚴其心
清淨無垢穢 莊嚴悉已備 安用是華爲
但我專精心 以髮施佛塔 今我賣與佛
世間無倫疋 如是法商王 終無貧窮時
此賣最爲勝 名稱有功德 我今持此華
欲以供養塔

復次譬如幻師以此陰身作種種戲能令智者見卽
解悟我昔曾聞有一幻師有信樂心至耑闍山爲僧
設食供養已訖幼尸陀羅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於
大衆前抱捉此女而嗚唼之其爲欲事時諸比丘見

此事已咸皆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慚人所爲鄙褻知
其如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旣行欲已聞諸比丘譏
呵嫌責卽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節挑目截鼻種
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又見此事倍復嫌忿我
等若當知汝如是寧飲毒藥不受其供時彼幻師而
作是言爾衆比丘見我行欲便致瞋忿見我斷欲殺
彼女人復致嫌責我當云何奉事衆僧時諸比丘見
其如是紛紜稱說擾動不安爾時幻師卽捉尸陀羅
木用示衆僧合掌白言我向所作卽是此木於彼木
中有何欲殺我欲安於衆僧身故設是飲食欲令衆

言
大智度論卷第五
僧心得安故爲此幻耳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修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爲欲成彼語故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師運轉機關令其視眴俯仰顧眄行步進止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實無我卽說偈言

先觀彼相貌 想像起倒惑 橫生女情想
入於欲網縞 深實觀察者 知身都無我
如彼善幻師 以木爲女人 意行於顛倒
愚謂爲衆生 於此幻偽中 妄起男女想
智者善觀察 陰界及諸入 緣假成衆生

分分各別異 和合衆分故 能作於諸業
諸行無男女 亦無有壽命 色欲及細滑
威儀并處所 如此四種欲 迴轉嬰愚心
一切智亦說 幻偽欺世間 如彼幻網中
化作諸色像 生死網亦然 現五道差別
憂喜於瞋忿 愁惱及鬪諍 如彼衆擾亂
猶如鬼遍身 心起諸作業 同彼鬼無異
從心起千風 因風造作業 衆生見造業
種種諸色像 於此業行中 起威儀形色
不解其容止 便橫計我想 此身名機關

脂髓皮肉髮 三十六物等 和合以爲身
愚者計衆生 而實無宰主 但以風力故
俯仰而屈伸 以依於心故 則能起五識
然此心識者 念念皆遷滅 愚者起癡覺
計此身有我 口業若干種 身業亦復然
言笑及威儀 皆如幻所作 此中無有我
用離宰主故 而斯虛僞法 無壽無知見
妄起於想像 陷沒諸凡夫

如彼幻師所說之事真實無異時諸比丘聞其說已
皆得見諦是故當知諸法如幻能知是者則便能斷

諸法行原

復次施戒及論其事淺近善根熟者能樂深法我昔
曾聞有阿育王初得信心數請衆僧入宮供養日日
聽法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時說法比丘以
諸婦女多著世樂但爲讚歎施戒之法有一伎女宿
根淳熟不避王法分受其罪卽便撥幕到比丘所白
比丘言佛所說者唯有施戒更有餘耶比丘答言姊
妹我意不謂乃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說若欲聽
者當更爲汝說諸深法告女人言佛說一切世間所
未聞法所謂四諦卽爲女人分別說之女人聞已得

須陀洹道爾時女人作如是言雖違王法得大義利
卽說偈言

聞說四真諦 法眼淨無垢 以此危脆命
貿佛法堅命 假設於人王 今來害我者
我以得慧命 終無悔恨心

時諸宮人見此伎女干冒王法心懷顫懼恐同其罪
時此伎女見是事已手自執刀到於王前五體投地
伏罪請死復說偈言

王制極嚴峻 無敢違犯者 我爲聽法故
冒犯分受死 我今渴於法 冒突至僧所

如春熱渴牛 求水不避杖 突入清流中
飲足乃還歸 大王應當知 佛說難聞值
譬如優曇華 難可得值遇 三界大真濟
所說諸妙法 我得聞斯說 云何不欣樂
其所說法者 乃實是燈炬 滅結大鼓聲
天人之橋津 又聞解脫鈴 歡喜娛樂音
菩薩於昔日 苦行勤求法 投巖及割肉
以求無上道 旣得爲人說 甚難可值遇
我得值斯法 云何不聽受 此身如聚沫
芭蕉及泡焰 四大蛇纏擾 今斯法施會

難可得聞值 何惜鄙穢身 而當不聽法
而此危幻身 雖復能進止 顧視諸威儀
來去及坐臥 指示及語言 實非是衆生
而作衆生想 種種諸威儀 一切皆如幻
不久當散毀 捨棄於塚間 屍骸同木石
烏鳥所殘食 雨漬令腐敗 猶泥人毀壞
爾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至意聽如是法
汝今證何事伎女卽說偈言
今不覆藏時 我宜當實說 已證須陀洹
應發歡喜心 至心而善聽 我今自見法

終不隨他信 心無有疑網 已閉三惡趣
生死作邊際 我已離有獄 於六十二見
牢縛今已解 不久當遠離 趣向甘露城
十力坊所道 陰界及諸入 我悉如是見
觀身如蛇篋 陰如拔刀賊 欲如怨詐親
諸根如空聚 六塵破村賊 陷下之愛河
已悟如斯事 求彼安隱處 故不惜身命
王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是言嗚呼佛法
大力世尊猷生死道嗚呼佛法有信向者皆得解脫
何以知之女人淺智尚能解悟過六師故我今向阿

耨多羅調御丈夫坊處生歸依心南無救一切衆生
大悲者聞者甘露法男女長幼等同修行卽說偈言
若謂女人解名爲淺近者諸餘深智人
敬尙方能悟如是甚深義爲智所敬者
乃是牟尼尊最勝正導說所說之妙法
聞者極欣樂專念而攝心能令不放逸
所說不爲論亦不爲摧滅外道諸語論
一切自破壞不曾自稱譽名聞遍世間
雖說實功德不名自稱譽威德雖熾盛
湛然具寂滅既具一切智不恃而自高

所作雖勇健而復善調順解脫諸矜高
然復不鄙劣說法久流布無能譏呵者
無害者所說種種多差別然諸一切人
無能說其過言說雖豐廣無有厭患者
所說雖同俗而理出世間善逝之所說
文字世流布然常未曾有化度恒新異
如是妙言論無不合掌禮誰不讚世尊
善論大師子譬如春夏時陰晴皆益物
佛語亦如是多種利衆生能去衆生疑
對治善宣釋能令離三有顯示安隱處

亦能令衆生 或喜或驚怖 亦能令稱意
亦能快悲感 亦能得利悅 滅結所說法
眞實是神變 應說者必說 不惜人情意
所說雖剛麤 然不違法相 最勝智慧者
如似大海水 初中及邊際 等同於一味
佛說亦如是 初中後皆善 聽之悉清淨
明智聽彼語 勇捍意滿足 聽聞此語已
不樂外典籍 言辭悉具足 才辯甚美妙
亦不自矜高 所說不怯弱 一切中最勝
顯著義具足 實是一切智 外道體義少

以智莊嚴辭 言辭極美妙 然無有義味
諂僞邪媚說 世間大愚闇 執汝之法炬
入於真諦處 如入已舍宅 善逝諸弟子
我能得擁護 諸大弟子等 善調伏諸根
彼所說弟子 我今言深信 於諸大衆前
稱宣說是語 從今日已去 聽諸釋子等
經常入我宮 從今日體信 沙門釋子等
自恣聽入宮 能以甘露法 滿足女人心
女心既寂靜 趣於解脫處 是故常應聽
甚深四諦義

大莊嚴經論卷第五

山西大同府朔州衛駐防平湖縣信官李聘捐
貲陸錢衛延麟姜永源徐仲昇共玖錢願高增
祿位各祈福慧徐臻嘉興府平湖縣比丘智鑑
貳兩普慧通彼共貳兩詠言叁錢寂悟叁錢薦
母俞氏早生淨土沙彌慧先叁錢李守泉六錢共
助刻
大莊嚴經論第五卷計字七千二百六十五該銀
伍兩玖錢伍分伍厘捌分十一塊該銀捌錢捌
分伏願經光通於法界善信充滿虛空比丘心傳募
順治丁酉季夏曙升子鄒煒較比丘心傳募

